



## 郑文光其人

◎王海波

郑文光，姓氏列《百家姓》第七位，燕川人，居岱坳河畔，春风桥下“掘爽庐”，自号“三无村夫”。称文光先生、老郑或郑老皆可。八旬郑老，不知老之将至，栽花种竹，为善读书。低配生活，高配灵魂。与其交往，一为君子，一为学者。

蒙生写郑老，久矣。郑老一把小辫，一撮小胡，中等身材，不胖不瘦，有副安静外表。额头之下，目之所及，不露声色，却阅尽人间长短。初识郑老，告肚脐向上没毛病，肚脐向下患癌症。拉开膛破肚，愿吃药打针，不紧不慢，一晃八个春秋。郑老常年服药，接受内分泌抑制。抑制、干扰荷尔蒙，让雄性“去势”。胡子停长，然精气神不败。

郑老仙风道骨，面对“复合太虚”之死亡，开明豁达，能妥协、知收敛、懂节制。将茶、烟、酒视为三宝，一生不离不弃。得“三宝”提振，时不时“思路犯规”，如“趁活做道场”。为此，专往丰利大圣寺，会庙董作交涉，言及：佛教不光超度死人，更要超度活人。为活人祈福消灾，化怨重生，意义非凡。大圣寺僧俗闻之，不说浑话，真诚允诺，只待良辰吉日开坛布法。

人老不失聪，善思利及人。人

的社会存在，人际交往不随年龄渐长而熄火。人老了，凡事不任性，偶然碰到“厌老”问题，明面上有怨不言，厌者内心却在翻泡泡，甚至暗流涌动。如上海就医或南通会友，司机最怕半路遇阎王，万一闪失。郑老明察秋毫，不回避矛盾，选择白车两辆、黑车两辆，招四名司机约法三章：一、包车即专车，不得拼车或搭载不相干的人；二、用车途中出现紧急情况，立驶就近医院；三、途中若“蔫”，裤兜放有塑夹，一张小卡片、一张身份证，大小相仿，小卡片上书“自家有灾，祸无他责”八个字，签名盖章如度牒，度尔等免责解脱。至此，司机皆大欢喜。逢大单开上海，夏季用白车，冬季用黑车，按规不争，万事大吉。此乃知性老者聪明加明白，度己亦度人，既要自己活好，又不得动他人。

郑老擅书画而不求闻达。画作曾于20世纪70年代入选“江苏花鸟画展”、80年代入选“江苏第二届青年画展”、90年代入选“江苏写意花鸟画展”，2002年8月入选“中华中青年国画名家集萃”国级大型画册。不惊不乍，揽进四件小本本小牌牌，积攒足够资格成为省美协会员。为人格自由、精神独立计，不愿

充当文艺跟班，竟放弃入会，甘做体制外业余墨客，不挨上不靠下，处“高而不群”所在。

郑老有既鬼且怪之才，思维敏捷，言多机趣。诗文常有“别裁”和“别才”，所写旧体诗词脱尽“老干体”与“说富贵腔调”，擅用白话俗语。选题广泛，有态度有思想有旨趣，体怪而不乱。埋泥拖尾，极少露脸。忌自命不凡，讳华而不实。“小品随笔”“史话新说”“论文小说”，无所不能。采风问俗，书写日常，从不辍笔。每天凌晨即起，带笔读书，发现佳作，必探幽窥微。疑义不怠，有长必师。艺术耕耘，写到老学到老，时出新锐不俗之作。

长期旁涉博览，屡见山外有山、人外有人，每一比较，自愧相形见绌。随着认知渐高，郑老人老胆却小，自谦“半饱”学士。从不挤圈子争虚名，认真做好自己，其他一概宠辱不惊、毁誉不辩、上下随缘。坚守文学“关怀与照亮”之使命，心无二用，倾其所能。先后刊发《书味人生》《心象无尘》《哀荡花》《声律启蒙注声合集》《可味如歌》五部辑作，共六十余万字。近刊之作不用“著”，取“掌作”二字代之。诗文书画，一釜乱炖，读来口齿生香、感启人思！

## 被直呼其名的喜悦

◎陶夏明

去年深秋的某一天，我背着摄影器材来到南川园的莲园转悠，迎面走来一对母女，女儿先叫了声：“陶老师好。”随即向其母介绍说这位是我高中的英语老师，不等她把话说完，其母突然大声喊：“你叫陶夏明，是教我女儿英语的！”我先是愣，随即应答：“对对对，我是陶夏明，你老记忆力好。”她笑答：“80多岁的人啦，记忆力减退，不过你的名字我是一直铭记在心的。”

那是1985年秋天，我路过市区某新村，恰遇我的这个学生，聊了几句。正说着，见一名中年妇女从二楼探出身子问女儿在和谁说话，女儿说这位是我的老师。一听

说是老师，她立马喊：“是老师呀，快请到家里来坐坐。”上得楼来，只见是一套老式中套房，面积不大，屋内陈设也很简单，却收拾得干净整洁。落座后，该家长激动不已，话匣子像洪水般喷涌而出。

她告诉我说她年轻时就赴新疆做过20多年农垦支边知青，后因思乡心切又调回南通。“虽然我们是地道的南通人，可在别人眼里我们仍是外地人。孩子上学常受欺负，老师也不怎么待见她。可你一点没歧视她，还让她做了你的课代表，我们全家对你心存感激。孩子长这么大，你是唯一一位到访过我们家的老师，我们太高兴啦。”

下得楼来，这个学生告诉我说她妈妈平日里少言寡语，这还是第一次见她一下子讲了这么多话。看来她今天真是太激动啦！

我感谢老人家近40年过去了，还记得我的名字。我告诉她，十几年前她的外孙女也曾是我的学生，我教过她家两代人。老人家更是激动不已，连连道谢。

我从18岁下放农村当民办教师起，就一直被人称呼为“陶老师”或“陶先生”，同事也多称我“老陶”，极少被人直呼其名。而40年前一次无意家访让这家长记住了一辈子，40年后的邂逅，她这一声直呼其名呼得我欣喜无比。

## 母亲的手

◎秀祖 正跃



母亲的手，是一双充满爱心和温暖的手。

记得小时候特别害怕口服药品，母亲一手端了糖水，一手轻声细语地恳求我们服下。从机关回家，只要过了饭点，她问得最多的一句定是“饭吃了没有”，如果听到“没”字，就迅速转身去盛饭盛菜。惦记小儿子了，便准备好茶食水果，拎了步行送过去。她把满满一腔爱带到每个子孙心里，第二代、第三代甚至第四代。退休30多年来，到这家帮带孩子，到那家装修房子，自觉自愿为孩子们当好后勤、做好保障。

那个时候我们忙，便把娃送到镇上让母亲帮带。娃儿们衣服总清清爽爽，母亲的手却因时常在冰冻水里洗衣而有了皲裂。感情的种子早就由母亲的双手播撒在子孙们幼小的心田。孙子家生了第二代，儿女双全，组合成一个“好”字，母亲笑得合不拢嘴，不止一次说过两个我带不了，放一个在这里我现在还是能带的。母亲怎么也不服老，看孩子们工作上忙，仍想要用自己的两只手亲自带大隔了两代的娃。

走向耄耋之年的母亲一点也不觉老。一次有人到家里来玩，顺便教她玩魔术，坐在沙发上的母亲一看完就学着变，竟也无瑕疵地变了出来。大约4年前吧，有一天，从外地出差夜里到家，看到客厅电视机前黑白双色的茶几上多了一支笔、两三页便笺，仔细看纸面上端还有一两行字，便好奇地问母亲。原来，她是在就着电视屏幕学写汉字，把电视上念的音与显示的字连在一起识读，自己再在纸上抄记下来。80多岁了仍在坚持学习，儿子心头掠过一阵暖流。

作为子女，有一件事至今仍对母亲不能释怀：那天半夜过后，母亲还在输液，突然监护仪“滴滴滴”猛叫了起来，护士急忙奔了过来，问怎么回事。“是我自己调快的。”她轻声说道。母亲晓得这个液体只能慢慢挂，但看到儿子等得彻夜无眠，便自作主张想早点挂完。母爱，人世间最柔软也最真切。

母亲那一双再普通不过的手喂大了我们，抱大了子孙，任劳任怨。年轻时母亲的双手定也很好看，纤细、柔软，然而没能在我心中留下印象。只有这几年，我们才注意到她那双在灶台上下不停劳作的手，轻轻为在沙发上睡着的孩子盖上薄巾的手，苹果削了一片片、橘子剥了一瓣瓣放在靠近公文包的位置等孩子午休后上班前来吃的，每个傍晚记得合上儿子房间窗帘的手。

我们记得，母亲无言的身教，以及未言的托付。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妇女，母亲是朴素的又是精明的。她细心照料着这个家，在我们心中简直就是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。对于一个从小镇上走出来的没多少文化知识的女性来说，在丈夫英年早逝后，把大多还没成年的孩子一个个养育大、一个个教育成，便也是一种非常中的伟岸。

再无慈母门前盼，泪洒襟衫履如封。母亲走后，姐弟四人落寞不已。想母亲了，我们只能点上三炷香，那是心香。离别两年，叮咛犹在耳，思绪连成线，笔下文字也越写越多、越改越长。那是我们从心底涌出的点滴文字，伴着深如老家南黄海的情，用来献给您。



走向大山  
◎陈顺源

